



斷魂曲

佛說人生八苦：生，老，病，死，愛別離，怨憎會，求不得，五陰熾盛；在生命過程中尤以「愛別離」苦，最難捨受，亦最悲苦。因此我把這個小故事中的片段人生表現出來，獻給親愛的兄弟姊妹……

—— 官 慧 劍 ——

滿天流着灰色的雲，大地流着灰色的空氣；太陽變得貧血衰老，守在雲層中哭泣。

大地上的村莊是灰色的，行樹河水是灰色的，人們的嘆氣聲充滿灰色，人們流着灰色淚痕，畜生拖着無力的屍體，天上飛着灰色的哀鴻，螞蟻忙着搬家，黃鼠狼準備逃亡，蜜蜂召開緊急會議，這灰色的景象，統制着衆生的心靈，壓迫着「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生命」。

黃浦江邊，有一座臨時搭起的木板盒子，它底週遭，還有許多形式相同的木板盒子；盒子裡不是裝藏悲秋的「蟋蟀」，而是住着許多無家可歸的生命，失去家庭溫暖的流亡人。

那裡住着失去兒女的老頭子，有丟了爹媽的孤兒；有死了丈夫的年青寡婦，有被戰火切掉四肢的殘廢者。

這一群，從大江以北來，這一群，是一個奇怪的大結合，鰥寡孤獨傷殘悲苦的人生總匯。

如果戰火再擄到他們，恐怕再侵凌他們，前面就是黃浦江，吳淞口外就是海洋，他們就把生命連同戰火投下浩瀚無邊的海水，只要戰火能够熄滅，他們寧願犧牲生命。

在千百個木板盒裡有一個木板盒，住着一双年青的流浪夫婦；剛從江北來，稻草鋪上，還蜷縮着一個未滿月的孩子。鋪上沒有墊單，沒有被子，只有一堆稻草；白天是他們的墊單，夜晚是他們的被。

屋裡僅有的一點東西，是一個藍灰布包袱，裡面有一半是嬰兒的尿布。這裡，沒有桌子，沒有凳子，沒有碗櫥，只有兩隻紅瓦碗在枕邊，有一個小鍋鑊嵌在兩快磚頭搭起的鍋腔上。鍋底下沒有火，鍋裡沒有飯，誰也弄不清他們如何生活？這不能算一個「家」，除了木

板屋，便是空虛的，但是他們還把這臨時的雞籠，當作自己的家。因為他們還保留着自己的親人：在苦難中有自己的丈夫，妻子和嬰兒。他們在數以萬計的流浪人當中，還是幸福的一對。

五月中旬，揚行，月浦方向的砲彈成群地飛過黃浦江，從他們頭頂咆哮着曠過。那裡的戰士們，在祖國的土地上，流着最後一滴血。滬西的部隊已作戰略性撤退；吳淞口外雲集着許多接運轉進的兵船；吳淞碼頭上貨物如山，哭聲震地；有許多值錢的東西沒人踩，小偷算是絕了跡。有成箱的洋錢鈔票像糞土般到處都是，在那裡最值錢的是生命，最低賤的是金錢；在那裡愛情失效；人們惟一的要求——到臺灣！

這些景象，在那位還保留着妻兒的年青人底心靈裡，已形成一個累贅，形成一種美麗的憧憬。他在守着底底妻兒；死滯的眼神，呆呆地望着吳淞碼頭發怔。

還是到臺灣要緊，還是隨着妻兒一同投黃浦江？這種抉擇困擾着他，像蛇一般咬噬他底靈魂。

親愛的讀者呀！那深陷苦海中年青人，正是今天執筆的我；那瘦小蒼白的婦人，是我可憐的愛妻；那嬰兒，是我們愛情的果實；當夫妻父女不能相顧的時候，我失去了主宰！

蒼天！這是一個什麼世界？
砲聲突然沉默了，大地如死。

上海的繁華在一剎那間變為鬼域，有零落冷槍聲從每個陰暗的角落劃過天空。

「蔚敏！」

「文鈺！」

「砲聲中斷了！」

「你走吧，文鈺！地球開翻了。」

「唉！」

「別唉聲嘆氣的，愛！」妻強抑着悲哀，「你不能再顧及我們了，只要你活着，我們總有個想頭。」

「那怎麼能？要活着是我們三個，要毀滅也不能單留着我呀！」

「文鈺」，妻淚眼晶晶地說，「你聽我的話，如果你愛我！只要你活着！只要你活着！不論天涯海角……我的愛呀……我要你活啊！」

在突然間，她崩潰了，癱軟在我底懷裡，遍身發抖，蒼白的臉更蒼白了。

我擁抱她；我底十五年前的女友，十年來的愛妻；我扳起她瘦削的臉，滿臉是淚！印下我無數冰冷的嘴唇。

「跟我走，愛的，我們到碼頭去，也許我們能找到熟人，把我們帶到臺灣去——只要我們到臺灣——」

「別——別把孩子弄醒了，讓她餓餓——沒的奶呀，你聽我說——」

「砲——砲又打過來了！」

「走吧，我的文鈺，不能再就擱啦，我求求你！我求求你，割下

你的瘤吧！……」

我的心變得麻木不堪，我的靈魂如刀割，眼看看骨肉即將離散，夫妻各奔東西，但是，我不能！我決不能！

「敏，親愛的，」我哀鳴了，「要死我們死在一道，讓我們骨頭埋在一起……」

「住嘴！」妻抖擻着嘴唇，「你沒想想，在那種世界即使我們死在一道也不可能！我們的骨頭會有人清算，我們生不能同生，死不能同死！文鈺，走吧——」

登陸艇的汽笛發出最後的呼喚，這是最後一條撤退的船，奔向自由的救生艇！誰搭上它，誰將得救，這是觀世音的慈航。載着苦難的衆生。登向彼岸。……

從我們小門可以看到兩個鐘點之前船艦雲集的吳淞碼頭；而現在，人聲逐漸壓低下去，船艦在冒着砲火向長江口外突圍。

我們的生命，只有最後那一點希望了！那隻被千萬個苦難同胞壓得聲嘶力竭的登陸艇！再遲幾分鐘，我們將落得肉上刀板，我們將被屠殺，被侮辱，被壓迫用自己的手殺死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。……

「我的爵敏！我的小母親！」我的喉管撕裂了，我絕望地說：「跟我上登陸艇去，只要我能上去，妳也能上去，那時我們將得救……」

我說話時，這素來軟弱的婦人，突然變得強項起來，緊抱着孩子，眼睛不看我。

「我是你的包袱！愛情是你的毒瘤！遺棄我吧！殺死我吧！我恨你，文鈺！」她面向木板牆聲調淒厲如午夜鬼哭。

不知是什麼女巫蠱惑我，我抹一下淚水，吞下她最痛心的控告，走到門外。吳淞的街道闐無一人，碼頭上有最後搶着登陸艇的軍民。他們有的從梯子上往上爬，但大多數由親友把繩子從船上扔下，讓他們攀着繩索，用盡生命最後的能力爬上去。這種爬竿的上船方法，決不是婦人能夠勝任。

我接觸到這些情景，兩條腿感到有萬斤重，生離死別的情緒，頓時湧上心頭。哦！我不能！我不能！我底靈魂向我作最後的呼籲，爲了愛，爲我們苦難的結合，我不能眼看着爵敏母女淪落地獄！

我猶疑半晌，回頭看看，小門關了，沒有一絲聲息，有異樣的平靜。我轉身推開小門，哇！孩子哭了。

妻如女鬼般披頭散發，眼神裡交織着愛與恨。

「我的文鈺！我的冤家！你告訴我！你救救我吧！別再要我的命了！誰要你回來？誰要你回來？」最後兩句話，在她底喉管中已走了樣，那不是人聲，而是來自另一個幽冥世界的哀嘆。

爵敏愈是強烈地犧牲自己，愈使我的愛愈深愈切！十年來海樣的深情，加強我保護她底責任，我撲上去，緊緊地抱着她，挾着孩子，旋風一般奔出木板屋。

爵敏在我胸前作惡性掙扎，孩子被我左臂夾得幾乎斷了氣。這是高貴的爱情驅使我如一頭野獸，挾持她跟我走。

五

吳淞碼頭離我們木屋很近，爵敏和孩子在我手臂裡，起先還掙扎哭泣，等我到登陸艇旁，她屈服了。

我告訴她，我先上去，把她用繩子繫上去，不要走動，否則在人流裡，便會失去連絡。

我看看這隻救生船，它底扶梯上，人與人咒罵毆打，拚命往上爬，人身上全是人，結成疙瘩。這些最後一批逃命的人還是這麼多，婦女們全被擠下來坐在碼頭上慘叫，船上人撕裂了喉嚨，神經質地乾搓兩手，汗珠如指頭大往下掉，也榨不出一點力量，光瞪着兩眼嘶吼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沒一個英雄願意放棄自己的生命成全他人。

爵敏又絕望了，孩子開始哭泣。

「文鈺，你就看看，我能不能跟你走？船都快壓沉了，人還是那麼多，你走吧！……」

我不能再回答她。月浦方向的砲火雨點般向登陸艇盲目轟擊。登陸艇沉重的身軀移動了，有一批人落下水，碼頭上哭聲掩蓋了人們的呼喚，誰是誰的親人，弄得沒有準兒。砲彈的破片在人縫裡亂鑽，許多婦女們的手臂都被割掉。許多孩子的小腿被撕碎，到處都是血！

我抓住一個機會，搶過一條繩

子，攀上登陸艇的甲板。現在，世界沒有主人，誰也不管誰，船員們無權制止每一個不相識的人搶上他們的船，他們急想開船，但又抽不起扶梯，那上面還擠滿人。

我希望用繩子把爵敏和孩子繫上來，但是，等我站定了，我看到一切，我知道一切都晚了，世界已至末日，我的心碎成片片，天啊！在兩百碼外，全是戴五角帽的傢伙，癡醉雙眼向船上開槍，他們叱喝着要船馬上熄火投降。

「開船呀！開船呀！」一陣嘈雜的咆哮聲把船推動了。我急忙抓住一條繩向岸上扔去，這是我最後一着。

「爵敏！爵敏！天呀——」爵敏被人流淹沒了，我底驚惶的眼簾裡沒有她。

「爵敏！爵敏！爵敏呀！……」

扶梯突然被水手抽起來，船離了岸，向江心劇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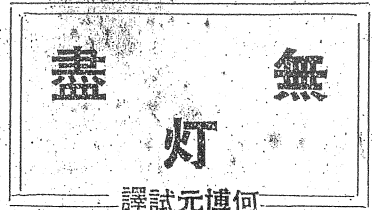
「文鈺！文鈺！我！我！我的丈夫！我的……」

「爵！爵！我底愛——愛妻——在那裡！……」

哦！蒼天！爵敏從千萬人哀嘆的聲浪中，揮起一隻手。

「文——文鈺！我！我！我！我……」我底愛妻，我十五年前的愛人，慘叫一聲——「我們來生再見！……」

我诅咒我魔鬼般的眼眸啊，使我看到我可憐的愛妻，放下手臂，提着孩子一條腿，站在江邊，然後



持世菩薩因為厭惡都市的吵鬧，愛好鄉村的幽靜，所以特地在近郊另闢靜室，以供修行。這裏的環境很好，七尺高淡黃色的圍牆，圍

有五百多方丈的土地，裡面有池塘，有花園、有菜場、有樹木菓子，四面是空曠的田野，五百公尺以內，沒有第二戶人家，這真是一處適宜於清修的地方，持世菩薩便帶了幾個小沙彌在裡面做工夫。

有一天，持世菩薩正在用功的時候，忽然門外有很嘈雜喧嘩的聲音，漸漸地由遠而近。有樂隊、有輪象、有很多很多人，自持世菩薩搬來此地，便不曾有這樣的情形發生過，持世菩薩心裡有點奇怪，正在想那些人是從那裡來，到那裡去，他們是幹甚麼的？這時，那些人已進入持世菩薩的靜園裡來了。

最前面的是樂隊和儀仗隊，走進園裡時便分開站在路的兩邊，接着是一乘朱紅色雕金花由一匹銀一樣白的大象馱着的大轎，在後面另外有許多各色的小轎，由各色大象馱着，看不清有多少，很迅速而密集都進入靜園來。

大象們都跪下來，轎裡面的人陸續地走出來，第一個是天上帝釋

，隨後的女眷們，有他的太太，女兒姪女……和數不清年輕美麗的女人。

「持世菩薩您好呀！」天上帝釋走到持世菩薩面前，合十致敬問訊後，恭立在持世菩薩面前。

「橋司迦你好好呀！」持世菩薩合十回禮。

「持世菩薩好好呀！」

「持世菩薩好好呀！」一時燕語鶯聲，嬌滴滴地齊向持世菩薩致敬問好，把一向愛好清靜的持世菩薩弄得眼花撩亂，分不清是誰了。

「這是我妹妹，這是我太太，這是我女兒，這是我姪女，其餘的都是宮女，她們都敬慕您，特地前來致敬。」上帝一一向持世菩薩介紹，並把來意說出。

「橋尸迦你好福氣。你知道修到上帝是非常不容易。非常值得珍貴的。但是你知道，福不要享得太過份，生活不要過得太適意！因為一切一切，到後都會成空，所以你最好趕快利用你現有的時間精力和財富，來做好事修道學佛。」

「是呀持世菩薩，您的話說得真對！」天上帝釋說：「我本來就有這個意思，現在這裡有一萬二千個天上宮女，怕您寂寞，我就奉獻與您，請您留下，叫她們替您做些零碎或是辛苦的事情都可以。」

「啊呀！這是從那裡說起！」持世菩薩一聽上帝的話，心上又驚又氣：「我一個苦修的和尚，那裡可當得起，你不要來給我添麻煩！」

「持世菩薩，你不要着急，和你說話的，並不是帝釋？是天魔波旬來纏擾你的！」持世菩薩正在為難，要拒絕接受這些宮女時，忽然維摩詰先生，在他們中間出現了，他向持世菩薩說完後，便轉過來向獻宮女的魔王波旬說：「這一萬二千名美女，請你給我！我沒有出家做和尚，我是可以接受她們的。」

維摩詰的突然出現，使波旬非常驚懼狼狽，他不知如何才好。維摩詰有聲望，有地位，有財富，有神通，而且精通佛法，地上的人和天上的諸天菩薩，都很敬重他。天魔以為維摩詰對他誘惑持世菩薩的行爲要報復，開始感到害怕，想由空中遁去。但是在維摩詰的佛法下，波旬使盡他的魔法，還是走不開隱不去。

「波旬，你想要回去嗎，那很容易，只要你將帶來的女人，獻出來給維摩詰，你就可以自由了。」忽然由空中傳出這樣的聲音，波旬聽到，只好死心塌地，不得不把這一萬二千名魔女留下，垂頭喪氣地站立在一旁。

維摩詰於是又以佛力使一萬二千魔女都聽得到他的話！

「各位姐妹，你們的主人波旬，教你們留在這裡跟我修行，現在我們便是自己一家人了。」

「我現在要告訴你們，今後要做些甚麼事情，要過些甚麼生活。以前，你們在波旬那裡，眼睛所看

再度用力揮一下手臂……

「救人哪！救人哪！……」我揮動兩肘，辱罵那些無人性的船員，他們見死不救，蔚敏在江浪中浮起一隻臂，又沉下去了。

眼前一陣黑，一片金花，一個混沌，粉碎了我。

我被那些人踩醒了又昏迷，昏迷了又踉蹌。當我完全清醒時，我相信，只是一堆朽木，一具無靈魂的僵屍！

六

佛光照耀我吧！我毀滅了兩條生命！我最愛的人！我底孩子！我底愛妻！佛光照耀黃浦江下底鬼魂！那無辜的，苦難底生命！我向海天招魂！我向海天祈禱爲了愛，使我通過愛情變爲凶手！爲了生離，造成死別！

蒼天！告訴我！告訴我！是誰殺了她！殺了她？我的生命何處去了？我底愛情何處去了？我底心，如海上白雲，在海上游蕩！

我底肉體是一種罪惡的淵藪，爲了洗清罪惡，招來更殘酷的損害，從現在起，我底生命中消滅了兩條生命！

這一切爲愛呀！這一切爲了難忍的分離！這是我底寶貴人生！泡沫一般赤裸裸地來，又赤裸裸地歸去的人生！

苦行僧！苦行僧啊！當船舷被金色陽光照耀時，當一個雲游海角的和尚，那是一個幻滅的夢……